蜀山劍俠傳/26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六九回　赤手拯羣仙 萬丈罡風消毒霧　深宵騰魅影 千重雷火遁兇魂

下一回▶

衆人聞言大驚。依了阮徵，楊瑾仙居近在咫尺，必知此人來歷，意欲叩壁求見，問明再去。申屠宏卻是師徒關心，雖知適纔帶了石頭幻化的龍娃，同飛了這麼遠里程，竟未覺察，對方不問邪正，均非弱者。但因龍娃無甚法力，性又強毅，被禁必定不服，左道中的禁法多半惡毒，恐其受苦。又想自己和李洪均有佛門至寶，適纔佛光照洞，本是李洪所發，對頭因龍娃開口提醒，拿他出氣，行事又極鬼祟，可知仍有顧忌，爲此想先趕往援救。李洪最愛龍娃，性又疾惡，力主快去。申屠宏便令阮徵往見楊仙子，請教之後，問明對頭來歷，速急來援。匆匆說完，便同李洪往來路孤峰危崖上飛去。

到後一看，崖洞仍是原樣，靜悄悄地看不出一點形迹。李洪方要開口，申屠宏因對方來歷深淺一點不知，意欲先禮後兵，忙使眼色止住李洪。一面戒備，一面口中說道：「我乃妙一真人門下弟子申屠宏。適同師弟阮徵、李洪追一妖人，路過此山，見他飛入崖洞不見，不知洞中有人，曾用佛光查照、後到雙杉坪落下，聽道友石上留音，纔知小徒被道友擒去，爲此前來請教。道友在此清修，本不應冒犯虎威。但是小徒入門日淺，毫無法力，並且佛光照洞乃是我等三人，與他無干。如蒙念其年幼，事出無知，從寬放出，固感盛情，否則，也請現身賜教如何？」說完，並無迴音。李洪早就不耐，忍不住喝道：「你這人好無道理。我們因見荒山古洞，不像修道人隱居之所，妖魂恰又隱入此洞，你如真是有道之士，理應助我們除此妖邪，就便不願驚擾，也應現出形聲攔阻。你始而隱

藏不見，末了又將我師侄用詭計擒去，是何道理？有本事祇管找我，無須欺軟怕硬，朝那毫無法力的幼童出氣。趁早放出，兩罷干戈；否則，我便不客氣了。」說完，仍無應聲。申屠宏也已有氣。

二人正要下手，忽聽一老婦人的口音，喘吁吁發話道：「孺子無知，我不過看在你們師父分上，不肯與你們計較。但我巨靈崖不許外人侵犯，就便無知誤入，也須少受懲罰，纔放脫身。你們本來要走，因你們徒弟提說，纔用佛光照我，爲此將他拘禁三日，其實並無害處。我因夙孽太重，正坐枯禪，休說行動，連說話也是艱難。平日不願人擾鬧，也由於此。妖魂過時，正值洞中神火剛消，餘煙不盡，誤認同道，情急自投，現已被我法力煉化。你們那徒弟龍娃卻是好好的，現在下層洞內雖受禁制，並無妨害。你們不知輕重，又來登門尋事。我仍看在你們師門情面，心想此舉雖已犯我規例，已有押頭在此，可以交代，也就罷了。哪知一再冒瀆，你們這小孩尤爲無理，就此放過，情理難容。除非應我昔年誓約，你們也須受我禁制三日，纔可放走。我在此隱修，再有三日，便整整兩個甲子。除每日三個時辰，元神去至下層洞內而外，終日在此枯坐。你們自有眼無珠，怪着誰來？」

申屠宏聽出對方口氣輩分頗高，料是與師父相識的散仙。又聽龍娃並未受苦，心中一放，氣便平和許多。方想請問姓名，如何應付，李洪也略平盛氣。後聽對方口氣越來越不好，竟連自己也要禁制三日，不由大怒。暗忖：「自己九世修爲，前生之事全部記得，從未聽說父執私交中有此一人。照所居崖洞和這等言行，決不是甚麼玄門正宗清修之士。」剛要發作，忽見正面石壁上現出一點人形。定睛一看，原來壁上乃是半人來高一個石凹，中坐一個老婦，生得身材橫寬，甚是臃腫。一個扁圓形的大頭，亂髮如繩，兩顴高起，扁鼻掀天，咧着一張闊口，牙齒祇剩了一兩枚，胖腮內癟，巨目外突，瞳仁卻祇有豆大，綠黝黝地不住閃光，兩道灰白色的壽眉一長一短，往兩顴斜掛下來，形容醜怪，從所未見。尤奇是壁凹與人一般大小，老婦嵌坐其中，上下四邊通沒一絲空隙，彷彿按照人體大小鑿成。想是自從入座，經過百餘年不曾動過，通體滿是冰雪沙塵堆滿。初出時還帶着一片冰裂之聲，看去宛如一個冰雪堆成的怪人，由壁凹中緩緩移出。等離石凹，方始現出全身形貌，身上冰雪仍未去盡。申屠宏知道對方坐關年久，功力甚深，既與師長相識，必非庸流。見李洪面色不善，惟恐生事，方想與之理論，老婦已先指李洪笑道：「無知頑童，我已兩甲子不曾離座，如今爲你現身。有甚法力，祇管施展，省得說我以大壓小。我這人說話永無更改，不通商量。你們此時便朝我跪地求饒，也須拘禁三日。你那同伴如再開口，不問說些甚麼，我都不聽，也許和你一樣，休想脫身。」李洪聞言，固是有氣。申屠宏雖覺對方不可理喻，仍恐冒失，賠笑問道：「道長法號可能見示麼？」

老婦怒道：「叫你不許說話，爲何多口？我與你師父共祇見過一面，無甚交情，不必顧忌。我名姓說出來，你也不知道。有甚本領，施展便了。」

李洪終是童心未退，見這老婦形態醜怪，手微一伸，身上凍積的堅冰雪塊便鏗鏘亂響，紛紛碎落，覺着可笑，呆了一呆。老婦已二次發話，神態越是強橫，便大喝道：「我那法寶厲害，更不願無故傷人。有甚法力，快些施展，似此裝模作樣，我先動手，你更喫虧了。」老婦冷笑道：「孺子無知，把你那幾件法寶獻出來，我看甚麼樣兒，也值吹這大氣？」李洪幾次要動手，均被申屠宏暗中傳聲攔阻。聞言再忍不住，心中仍想：「對方枯坐多年，與人無害。雖然禁住龍娃，聽口氣也未受苦，何必傷她？莫如稍爲示威警戒，迫她放出龍娃，一走了事。」主意打定，惟恐斷玉鉤厲害，對方又無防備，不死必傷。便把玉玦一按，胸前立有大片霞光放出。老婦笑道：「這麼一點伎倆，也敢發狂？真不知自量了。」說時，李洪玉玦寶光已將老婦全身罩住，對方神色自如，竟如無事。李洪聽她譏嘲，越發有氣，又把三枚如意金環放將出去，將老婦罩住。這兩件均是靈嶠三仙所贈奇珍，照理必不能當。老婦喫寶光罩住，不特言笑自如，連那身積堅冰也未碎落一塊，嘲罵的活越發刻毒。李洪性起，仍不想施展斷玉鉤，祇把金蓮寶座放出。老婦笑道：「你已力竭智窮，乖乖服輸，去往洞中小住三日吧。」

說時，寶座上佛光剛照向老婦身上，眼前一暗，耳聽申屠宏傳聲疾呼：「敵人厲害，防身要緊！」聲纔入耳，申屠宏已飛近身來。那金蓮寶座本與李洪心靈相合，聞言也自警覺，一同縱身蓮臺之上。本意敵人奇怪詭異，莫測高深，不求有功，先求無過。不料兩人會合，定睛一看，敵人也未還攻，就在這晃眼之間，已換了一個地方，敵人不知去向。寶光照處，環境已變。當地是一個其大無比的山洞，四外無門無戶，約有二三百丈高大。正面一片石鐘乳，好似一座極廣大的水晶帳幔，帶着無數瓔珞流蘇，天花繽紛，自頂下垂，竟與那洞一般高大，離地祇有兩三丈高。正當中幔後，有一個丈許方圓的寶座。另外兩排玉墩，均在晶幔之後，作八字形分列，似是主人集衆講道同修之所。祇見全洞空空，並無一人。寶座對面，洞中心約有一尺許大小的圓穴。穴內冒出一股銀色火苗，時高時低，向上激射，高約丈許，照得對面鐘乳帳後五光十色，齊閃霞輝，壯麗已極。二人料知身已入伏，被人困住。李洪纔首先不耐，正待施展全力，破洞而出。申屠宏忙攔道：「我看主人不似左道中人，法力甚高，我們不可冒失。龍娃想也必在此地，何不將他找到，以免誤傷？」李洪纔被提醒。因見敵人行事莫測，人又被困山腹之內，那銀色怪火不知何用，爲防萬一，同在金蓮寶座之上環洞飛駛。方在搜尋龍娃蹤跡，忽聽當中寶座上老婦笑道：「你二人無須張皇，我絕不傷你們，祇留三日便放。要想尋你們徒弟，卻還不到時候，第三日便相見了。實告訴你們，我昔年許有願約，有人到此，除非將我

殺死，休想脫身。三日期滿，還須看你們能否省悟，行事如何而定。否則，我雖不違約，照樣釋放，你二人造孽無窮了。」申屠宏接口問道：「我知道長必是前輩仙人，此舉必有用意。有何使命，祇管明言，何必打這啞謎，令人莫測高深？」老婦笑道：「你到底年長几歲，火氣小些。別的話我不願說，你們已被我禁入山腹之內，上下四外全都厚逾千丈，你們法寶、飛劍全無用處。尤其穴中地火激動不得，如敢膽大妄爲，方圓三千里內立成火海，此間千年冰雪一齊融化，那時洪水爲災，造孽無窮。我在此隱居多年，俱都不敢惹它。你們如不怕造此大孽，祇管闖禍便了。」說時，祇聽發話，不見人影。

李洪料知對方隱身座上，本想施放法寶試她一下，因聽這等說法，猛想起日前師父曾說：「雪山境內伏有一處禍胎，深藏在一個極大的山腹之內，一旦被人引發，便是滔天大禍。」祇得忍住。語聲也便終止。二人心想阮徵少時必來救援，對方所說又不知真假，照着先前對敵情形，終以謹慎爲是，好在別無他苦。互一商量，祇得耐心待援，暫時守候。等了一陣，阮徵終不見來。李洪惟恐延誤光明境之行，好生煩急。正想施展法力，姑且往上衝它一下試試，忽聽龍娃嬉笑之聲，由寶座後隱隱傳來。二人忙即趕過去一看，座後不遠便是正面盡頭，石壁如玉，通體完整，看不出一點形迹，連喊數聲，也未聽答應。方在驚疑，猛瞥見座上飛起一條人影，一閃即逝。緊跟着，地底風雷之聲轟轟怒鳴，剛一入耳，火光大盛，銀芒如電，往上激射而起。轉眼升高百餘丈，下小上大，猛烈異常。當時便覺奇熱難禁，忙用佛光、法寶護身，纔得無事。方疑地火將要爆發，引出巨災，忽然一片墨雲，上坐老婦，自空飛墮，正壓在那蓬銀色烈火之上。墨雲立時展布開來，將那箭一般直的一蓬斗形火花兜住，反捲而下，緩緩往下壓來。約有個把時辰，方始將火壓入穴中，與地齊平。老婦全身也被墨雲擁住，壓坐火穴之上。二人見她兩目垂簾，似在入定，看出對方正在鎮壓災劫，自然不便動武。

又經了好些時，老婦身上所積冰雪早已融化。先是水氣蒸騰，結爲熱霧，全身直冒熱氣。地底風雷之聲也越發猛烈。到了後來，老婦面容痛苦，彷彿下面火烤，奇熱難耐。護身墨雲也逐漸消散，化爲縷縷熱煙，往上昇起。李洪忍不住問道：「你是想鎮壓地火麼？休看你我是敵人，防禦災劫，理所應爲。情願助你少受苦痛，事完再與你分個高下如何？」老婦先未理睬，忽把頂門拍了一下，喘吁吁顫聲喝道：「無知頑童！你不傷我，自身難保。你們已被困了三日夜，在我法力禁制之下，連此小事尚且不知，還說助我禦災，豈非做夢？何況地火已被我全力制服，由地肺中躥往海外無人火山，緩緩宣泄，也用你不着。」李洪一聽，被對方連困三日，竟未覺察。阮徵不知何故未來？惟恐海上之行因此延誤，又看出對方神態不似先前苦痛惶遽，防她事完隱遁，無法尋蹤。一時情急，也沒和申屠宏商量，冷不防把靈嶠三寶連同斷玉鉤發將出去。初意敵人不是隱形遁走，便

會和初時一樣，法寶無功，不能傷她。哪知斷玉鉤剪尾精虹剛一飛出，老婦忽然把頭一挺，寶光繞身而過，立時斬爲兩段。頭頂上隨飛出一幢金碧光華，當中擁着一個赤身趺坐的女嬰，相貌甚是美秀，電閃也似往上昇起。右手往下一指，一團紫光帶着一片碧光打將下來，殘屍先被碧光一裹，化爲尺許一股血焰，往火穴中投去，紫光跟蹤飛下。老婦一死，穴中又現銀色火苗，剛剛冒起一二尺高，被那血焰投入，壓了回去。紫光再往下投，霹靂一聲，地底風雷便似潮水一般由近而遠，往遠處退去。轉眼聲息皆無，穴口也自合攏，化爲一片完整石地。李洪先當敵人元神遁走，本要指揮寶光追趕，因見那金碧光華不帶絲毫邪氣，微一停頓，紫光打下，地穴填平，元神也自飛走。

二人纔知敵人是想借此兵解，祇是困了三日，此時纔知。龍娃不見，阮徵未到，急切間正想飛起，查看出路。忽聽龍娃又在急喊：「師父、師叔！」聲音似在玉石寶座之上。剛要放出佛光照看，一片紫光閃過，龍娃倏然現身，果在寶座之上飛縱下來。手上拿着一個魚鱗口袋，腰間還掛着一個金葫蘆，胸前一面護心鏡，銀光閃閃，一望而知是件異寶。二人見龍娃滿面喜容，正要問話，忽聽阮徵在上面傳聲疾呼：「大哥、洪弟可在下面？我們此時就要起身往小南極去了。」二人聞言大喜，一面應聲，匆匆帶了龍娃，照適纔老婦元神上昇之處，飛去一看，洞頂現一小洞，正是先前老婦打坐之處的出口，裏外相隔，少說也有好幾百丈，纔知所說果非虛語。阮徵正在外面等候，手持一個小鼎。洞外山石上立着一個目射金光的黑鳩，竟有丈許高下，顧盼威猛，神駿非常。李洪笑問：「二哥將九疑鼎和古神鳩借到了麼？這位鳩道友，怎不變小一些？」阮徵笑道：「寶鼎自經佛法煉過，已經大小隨心。來時鳩道友因聽楊仙子說，主人脾氣古怪，雖然假手洪弟兵解，也許故意留難，不將門戶開放，意欲將這山頂揭去，放出你們，剛現法身，還未恢復呢。我蒙楊仙子轉賜一道神符，可以快些。據說不用此符，也趕得上。不過淩師妹未必能遇到，她途中也許還有阻攔，最好早走，無暇多談。鳩道友因我弟兄爲它曾效微勞，欲令我們騎它同飛，固辭不允，祇好恭敬不如從命。且先起身，有話路上再詳談吧。」隨令龍娃先向神鳩禮拜，跪謝無禮之罪。然後長幼四人同上鳩背。阮徵終想快走，方取靈符施爲，神鳩忽然回過頭來叫了兩聲，把頭一搖，張開比畚箕還大的鐵喙，一嘴將符銜去，吞入腹內。兩翼展動，環身十八團栲栳大的佛光突然現了一現，立時破空入雲，比電還快，往小南極天外神山飛去。阮徵不知神鳩奪符何意，見它飛得如此快法，暗忖：「此符楊仙子所贈，必有原因。」方想詢問，嗣見飛行神速異常，預料期前必可趕上，便未再問。

阮徵隨說起先在雙杉坪叩壁求見，半晌無人應聲，心方奇怪，忽見側面危崖飛來一道金光，落地現出一個女仙。上前請教，乃是一音大師金鐘島主葉縉。見面便說楊瑾因蚩尤

墓中三怪知道大劫將臨，不特飛行神速，來去如電，近來並在地底穿通了兩條道路，由不周山，遠至冀北涿鹿一帶，每隔三四百里，設有一處邪法禁制，準備萬一有事，便由地底通行，沿途倒轉地形途徑，以阻追兵。並在不周山老巢設下極厲害的埋伏，以備敵人上門，若不是對手，當時施展邪法，倒翻地肺，引起浩劫，以爲挾制。自從上次三妖徒被李洪和小寒山二女殺死，越生戒心，雖然恨極，日夜打算復仇，但畏七寶金幢威力，不敢妄動，師徒數人防備甚嚴，除之越發不易。日前算出三怪生辰在即，一班妖邪知其厲害，又喜奉承，平日行蹤詭祕，很難尋到，多乘此日借着慶壽爲由，前往討好。三怪雖知楊瑾將要尋他晦氣，無如平日驕橫好勝，不肯示弱，若把每年一次例舉忽然取消，自覺丟人，互一商議，仍然舉辦，祇在暗中加以防備。便把會場設在大雪山西黑風峽暗谷之內，表面說是峽中隱伏的大弟子巫拿阿爲他慶壽，實是爲了當地僻處雪山深處，終年陰霾，冰雪萬丈，狂風怒號，無論仙凡，從無人打從當地經過。妖徒最喜營建，經用邪法多年佈置，整座山腹幾被掏空，方圓大至二百餘里。不似三怪老巢，地勢雖也不小，污穢黑暗，無異地獄，每次設宴都在不周山前廣場平野之上，無故從不邀人深入墓穴。谷中更有不少邪法禁制，埋伏重重，道路又多，一旦強敵尋來，進可以戰，退可以逃。事前並用邪法迷蹤，在老巢內外設下幻象和七盞攝形神燈。有人入內，被那神燈一照，立將形神攝去，休想活命。邪法如若無功，或被人破去，也可立時警覺。端的防範嚴密，詭詐異常。可是不乘此時下手，以後除他更難，甚或鋌而走險，激出別的災變。祇要有一人漏網，便是將來大害。爲此十分慎重，與葉繽約定：假裝各不相干，面都不見，等時機一到，立即分頭下手。而葉繽所煉滅魔寶籙，也恰在期前完成。當日楊瑾已經先去，事前計議還少一個幫手。無如人選甚難，事要機密，本想神鳩近來法力大進，可以承負。葉繽剛要起身，忽在絕尊者故居以內，由佛光中看出三人飛來，細一推算，得知此行因果。爲此趕出告知阮徵，令其同往相助。

葉繽又說：「那擒龍娃的老婦，以前也是旁門中有名女仙江芷雲，和幻波池聖姑伽因還是先後同門。昔年美豔如仙，雖是旁門中人，除性情乖僻而外，從無惡跡。因爲樹敵太多，中了仇人詭計，乘她元嬰剛剛煉成，神遊之際，將她法體毀壞，以致不能歸竅。她又不願再轉人身，正在愁急，尋找廬舍，巧值散仙彭嫗尸解，被她撞上。彭嫗已經成道，貌極醜怪，借用法體，本可商量。因她情急疏忽，後面敵人追迫又緊，惟恐明言不肯，自恃玄功法力，隱形神妙，對方真神剛一離體，便強附了上去。彭嫗忿她無禮，立用仙法將她泥丸、紫闕兩竅閉住，並對她說：『我這軀殼，本不足惜，爲何不告而取？我已成道，也不願爲此傷你，懲罰卻不能免。我這法體已有千三百年功力，你得了去，修爲上固可精進，但是要穴被我閉住，非經我師門煉過的法寶兵解，你縱元嬰凝鍊到我今日境界，也不能出竅。此舉於你利害參半，祇看你心意定力如何。如能改頭換面，靜中體

會，照樣能以元嬰成道，甚或成就在我之上，都說不定。』芷雲自負絕色，一生好勝，急難附身，原因元嬰尚未凝鍊，一時權宜，日後仍要別尋美好廬舍。一旦被人將竅閉住，相貌如此奇醜，心雖忿極，無奈連中敵人暗算，元氣已傷，看出對方厲害，說完人已飛昇，無計可施。怒極之下，想起事由仇敵而起，在當地修煉了些年，法力越高，又煉了兩件法寶，前往尋仇，積恨太深，竟把仇敵師徒同黨七十多人全數殺死，一個不留。正在快心，歸途遇一神尼點化，忽然省悟，改歸佛門，就在巨靈崖洞中修煉。這日靜中推算，備悉前因後果，得知洞底火穴乃是未來禍胎，於是發下宏願：在上層崖壁上開出一個壁凹，往內坐關苦煉，每日兩次運用元神鎮壓火穴。先後歷時三百餘年，單枯禪便坐了兩甲子，元嬰早已凝鍊，用盡方法，總是不能出竅。後又算出彭嫗所說法寶，便是李洪由曉月禪師手中得來的斷玉鉤，不久便要由她那裏經過。生性剛傲，向不求人，不願明言，便在暗中佈置。等妖魂路過，故意誘他自投羅網，禁入火穴消滅。再故意把龍娃擒去，想激李洪下手。現時申、李二人均被她用乾坤大挪移法關入洞內，以備到時借斷玉鉤兵解，即用彭嫗法體和她兩件法寶，封閉火穴，除去禍胎，一同成此功德。因覺此舉不甚光明，並把平生所有法寶、飛劍轉贈李、申師徒三人，以示酬勞。她那裏事完，兵解飛昇，三怪也同時除去，正好借了寶鼎、神鳩一同起身。此時卻去不得。」

阮徵聞言，便同起身，往不周山飛去。當地乃蚩尤埋骨之所，墓中祇有一個大頭骨。自三怪盤踞以來，又開了不少洞穴，地勢頗大。原定楊瑾帶了古神鳩去往黑風峽，暗用佛法將寶鼎中混元真氣籠罩全山。神鳩埋伏不周山上空。楊瑾獨自隱形潛入黑風峽妖穴，用無相神光將三怪逃路封閉。這面葉繽趕往蚩尤墓穴，故意被那神燈妖火攝住，掙扎欲逃，並將三怪寢宮毀去。等三怪警覺，附着燈焰飛回，立用滅魔神掌，冷不防將三怪原體擊碎。元神必往黑風峽逃去，神鳩突然在外現身，吸收妖魂。楊瑾也在妖穴發難，用師傳佛門四寶，就勢將妖徒和到會羣邪一網打盡。照此行事，雖然可望成功，但是三怪邪法甚高，元神仍具神通，一樣厲害。神鳩猛烈心粗，容易爲他所愚。更防三怪逃時不在一起，難免漏網。阮徵恰巧新得西方神泥天璇神砂，威力更大，正是一個絕好幫手。一上路，便用佛法傳聲告知楊瑾，說幫手約到，分頭準備。

三怪果然上當，誤以爲敵人爲他所愚，中計入伏。祇是法力頗高，人雖被困，還在掙扎。因事前又有芬陀大師的佛法隱蔽，三怪推算不出虛實真假。性又兇毒，報仇心切，惟恐仇敵逃走，立化燈焰趕回，到時還自戒備。及見葉繽用佛法幻化的替身被神燈鬼火罩住，周身寶光亂閃，分明人已被困，這纔現身，一同上前，調笑侮弄。不料葉繽滅魔神掌突然下擊，三怪驟出不意，立成粉碎。如換別的妖邪，這一下早已形神皆滅。但三怪邪法真高，元神居然逃走。本心似想黑風峽聚有不少妖邪，意欲趕去，尋上三個功力較高的

猛下毒手，將對方元神攝去，附體重生。不料剛一出洞，阮徵一聽洞中雷聲，立把天璇神砂大量施展開來。因寶光早被葉縉法力掩蔽，三怪逃命匆促，不曾看出。等到發覺身被吸緊，百丈星砂突然湧現，將身裹住，纔知不妙，合力往外衝逃，已經無及。葉縉看出妖魂厲害，如非阮徵相助，神鳩還未必製得他住。似這樣，經了兩日夜，纔由神鳩噴出口中紫焰，神龍吸水，直射星砂叢中，將三怪殘魂一齊吸入腹內。

葉、阮二人隨往黑風峽，趕去一看，妖徒雖已全數傷亡，赴會的妖黨頗多能手。內有兩個，一是摩訶尊者司空湛的愛徒劉超，一是老怪丌南公的得力門人清風散人，邪法還在其次，每人均持有兩件厲害法寶。同時姬繁記念前仇，煉了兩件法寶，算出楊瑾在此，趕來報仇。以一敵三，已經鬥法兩三日。二人一到，隨即助戰。三邪本就連失重寶，力絀計窮，一個已被法華金輪罩住，一個被般若刀斬斷一臂，本就情虛膽怯，焉能禁得起這兩人一鳩。祇一照面，劉超先被天璇神砂裹住，楊瑾法華金輪寶光急轉，往上一衝，形神俱滅。姬繁獨臂應敵，還想拼鬥，一見清風散人知機先逃，新來強敵個個厲害，祇得飛遁逃走。事完，已是第四天早上。爲了指示阮徵機宜，又往龍象庵要了一道神符，先後耽擱了半日，纔得起身，果然到得恰好。

三人說完前事，龍娃早由李洪用玉玦寶光擋住前面，不畏天際罡風，也稟告經過。纔知龍娃本隨衆人起身，忽然眼前一花，落在洞中寶座之上，面前坐着一個醜怪老婦。因見師父、師叔不知去向，正在着急，想要動手。不料一擡手，便被老婦制住，笑對他道：「你不要急，你那師父一會兒便要尋來，我因煩他一事，特意留你在此。但我向不無故承人的情，此舉彼此都好，實非惡意。你如不信，這法寶囊內，便是贈你師徒三人之寶，到了天外神山取看，自知它的妙用。我另外再賜你一個金葫蘆，此寶內貯百餘粒霹靂子。我與幻波池聖姑是同門姊妹，此寶比她所煉雖然稍差，威力卻也不小。葫蘆更是太白精金所煉，你將來也有不少用處。」龍娃甚是機智，一聽這等口氣，又見道姑說完，遞過一個魚皮寶囊和所說葫蘆，禁法也已收去，以前曾聽師長說過聖姑事蹟，知又遇見前輩仙人，忙即拜謝。待了一會兒，申、李二人一同趕到。自己在座上，師父竟如未見，一任呼喊，也似未聞。自覺隔時頗久，人又不能下去，方在愁急，銀色怪火忽然升起。直到老婦兵解飛昇，禁法失效，方得縱下。

師徒見面，李洪要過金葫蘆、寶囊一看，那霹靂子祇有黃豆大小，五色晶瑩，隱射奇光。知道此與聖姑所煉乾天一元霹靂子同一路數，威力甚大，已是歡喜。再看寶囊封閉嚴緊，外寫「到後取視」四字，用手一摸，好似法寶甚多，越發高興。笑道：「這位老前輩，有事怎不明言？如非人已兵解，又由龍娃轉交，真不好意思要她的呢。」阮徵笑道：「

所贈法寶必非尋常，以後我們均要收徒，正有用處。她令到後再看，也許還有別的用意。」龍娃道：「弟子也曾問過，她說：『你師徒四人飛近南極天邊，當有對頭相遇。此人知我來歷，我贈法寶未經你們用本門心法煉過，一被看破，難保不暗中偷盜，能不出現最好。否則，也祇霹靂子可用，餘者均經我收入囊內，用佛法將寶光隱去，不使看出，到了光明境便無妨了。』」李洪道：「她原是佛門中人，怪不得我用佛光照她，依然言笑自如呢。」申屠宏道：「洪弟，下次遇敵，仍須慎重。幸而對方未存惡意，並有用我們之處，否則豈不又樹強敵？還是問明瞭好。」李洪笑道：「她不肯說真話，也怪我麼？」

神鳩飛遁神速，竟不在三人以下，一路說笑，不覺飛入南極海洋上空。申屠宏想起龍娃適纔所說，方令大家留意，忽見前面暗雲低壓，水霧迷漫中，隱隱有金光紅光閃動，並有無數火星飛射如雨，看出內中劍光是本門中人。未及開口，神鳩兩翼突收，已由高空中電也似急往下射去。李洪手中拿着兩粒霹靂子，坐在鳩背之上，本想遇見敵人，給他一下，試試此寶威力。這時目光到處，瞥見前面一個脅生兩翅、身材高大的怪人，口噴火球，兩翅橫張，各有丈許來寬，由翅尖上射出千萬點火星，和一個青衣女子、兩個十二三歲的幼童鬥得正急。少女和兩幼童似知敵人厲害，都是身劍合一，另用一道白光、兩彎朱虹和兩團金光與敵惡鬥，一望而知是本門家法。申、阮、李三人對於開府後所收新同門，十九不曾見過，祇認出對頭是那翼道人耿鯤。這三人雖未見過，但那形貌極像楊瑾所說的淩雲鳳師徒。阮徵方用傳聲詢問：「這位道友可姓淩麼？」淩雲鳳原是日前神駝乙休命人由陷空島送去靈藥，將沙、米兩小治癒，立即起身。不料行至南極上空，突遇翼道人耿鯤，因見雲鳳師徒峨眉家數，想起前仇，意欲加害，雙方便在海面上爭鬥起來。雲鳳自非其敵，幸仗神禹令和沙、米兩小的佛門牟尼珠、毗那神刀合力抵禦，勉強打個平手。無奈耿鯤精於玄功變化，邪法甚高，沙、米二人重傷新癒，不能施展全力。眼看危急，忽見四人騎鳩飛來。神鳩本來相識，李洪也曾在峨眉見過，再聽傳聲相喚，不禁大喜，連忙回答：「愚妹正是淩雲鳳，同了小徒沙佘、米佘路過此地，被這妖孽無端攔阻。諸位師兄貴姓？望乞見示。」申、阮、李三人一面通名答話，一面各人的飛劍、法寶早先飛將出去。神鳩也早飛向雲鳳身前，等雙方會合一起，忽將兩翼微振，似要衆人下騎。申、阮二人會意，因知耿鯤邪法甚高，不可輕敵，忙令李洪放起金蓮寶座，帶了龍娃飛身其上。四人剛離鳩背，神鳩倏地一聲長嘯，便朝寶光叢中耿鯤飛撲上去。

阮徵知耿鯤乃人與怪鳥交合而生，生具異稟；又在一無人海島上得到一部道書，修煉多年。仗着邪法神通，橫行東南兩海，性又兇殘，犯者無幸。雖因生長在遼海窮邊無人島上，最戀故土，不常去往中土爲惡。但他素性兇殘，強暴無比，海中生靈遭其殘殺者不

知多少。近來又受許飛娘等妖邪蠱惑，專與正教中人作對。仗着天賦本能，修煉年久，兩翅上面長短羽毛均是極厲害的法寶。對敵時，翅尖上所發火星兇毒無比，不論仙凡遇上，爲其打中，不死必傷，端的厲害非常。自從那年爲與寶相夫人作對，被神駝乙休將他一個得力妖徒用烏龍剪殺死，將另一個收服擒去，本人又爲乙休所傷。到末一天趕來報仇，又被恩師仙法驚走，越發懷恨。從此祇要遇見正教中修道之士，便視爲切齒之仇，決不輕易放過。此人飛行神速，來去如電。日前正當一班同門下山行道之際，一旦狹路相逢，稍爲疏忽，難免不遭毒手，實是未來隱患。意欲就勢將他除去，上來便用傳聲令衆留意。天璇神砂先不放出，以免打草驚蛇，追他不上。祇把兩柄媧皇戈，連同各人的飛劍發將出去誘敵。正待暗放閻耆珠，分三面埋伏空中，將去路阻住。再由正面，冷不防發動天璇神砂，閻耆珠所化三朵血焰金蓮也同時發動。再把各人法寶、佛光，連同太乙神雷，一齊上前夾攻。縱然他擅長玄功變化，至多也祇逃得一個元神，本身必死無疑。哪知古神鳩神目如電，早看出敵人稟賦奇特，介於人禽之間，腹中煉有內丹，起了貪心，欲撿便宜，也在此時飛撲上去，勢又絕快，竟搶在阮徵前面，已先發難。

原來正派羣仙見耿鯤性雖兇暴，所殘殺的俱都是海中精怪之類。近年除所收妖徒多是異類，偶然背師在近海諸山攝些婦女縱淫爲惡而外，本人祇是性暴剛愎，無故不肯害人。又知他數限未盡之際，均未與他計較。年時一久，耿鯤以爲神通廣大，無人敢惹，越發夜郎自大，誰也不放在眼內。自從連遭神駝乙休與白髮龍女崔五姑兩次挫折，纔知敵人不是易與，心雖忿恨，時刻都在留心，平日驕橫之氣已去了好些。當日正與雲鳳巧遇，看出是峨眉門下，觸動舊恨，意欲報仇出氣。哪知敵人師徒法寶神奇，急切間無可奈何。正待施展玄功變化，避開正面神禹令的寶光，出其不意，猛下毒手，忽見四人一鳥橫海飛來。一照面，便看出神鳩氣候不似尋常，鳥尚如此厲害，敵人本領可想而知。方在失驚，暗中戒備，法寶、飛劍已相繼飛來，對面兩個幼童又放起一個金蓮寶座，將身護住。經此一來，已經有勝無敗之勢。正在又急又怒，那隻比自己大出好多倍的古神鳩，忽然離了主人，猛撲上來。雖知厲害，因神鳩近來功力深厚，寶光已先掩去，不曾看出。正想施展邪法試它一下，兩翼一振，翅尖上大片火星像暴雨一般剛剛飛出，神鳩一聲怒嘯，身子忽又暴漲十倍，看去直是展翅金鵬，當頭撲到。同時鳩身上又現出一十八團栲栳般大的金光，環繞全身。比海碗還大的火眼金睛，精光電閃，遠射數十百丈，威勢越發驚人。方料要糟，祇爲兇橫已慣，不甘敗逃，仍想試爲抵敵。就這微一遲疑之際，猛瞥見神鳩把口一張，立有六七尺粗一股紫焰激射而出。翅尖上的火焰，挨着便被衝散消滅，護身光氣也被吸住，吸力甚大。同時敵人方面六七道劍光、寶光，連同少女手中神禹令所發青濛濛的光氣，也正電舞虹飛環攻上來，纔知不妙。心方一驚，神鳩兩隻樹幹般粗細的鋼爪已當頭撲到，正在揚爪下擊。匆迫之中，想起此鳥乃衆妖人平日所說的古神鳩，

本就猛惡無比，更有至寶、佛光環繞全身，如何能與爲敵？忙用玄功掙逃時，覺出身子已被紫焰吸緊。驚惶失措之下，一時情急，不知厲害，忙把苦煉多年、新近纔得煉成的一粒內丹火珠噴將出來。本意形勢萬分危急，祇有拼捨損耗元氣，一面仍用翼尖上火星抵禦其他強敵，一面用這一粒內丹元珠將紫焰暫行擋住，等運用玄功化身逃走，再行收回。誰知神鳩狡猾，故意揚爪發威，運用腹中丹氣將其吸住，迫使噴出元丹，以便吸收，耿鯤果然上當。

其實申、阮二人已經佈置停當，人、鳩合力，耿鯤自無倖免。也是神鳩一心專注敵人內丹，沒想到雙管齊下，就勢下擊。瞥見對方張口噴出一團火球，心中大喜，惟恐失去，祇顧奪取，奮力一吸，那粒內丹雖被紫焰裹住，仍然吸入腹內。耿鯤見此情形，早嚇了一個亡魂皆冒，乘着紫焰收回，慌不迭飛身遁走。剛一回身，猛又瞥見空中現出三朵畝許大的金碧蓮花，各射出千重血焰，無量毫光，帶着轟轟雷電之聲，三面環攻而來。身後寶光大亮，天璇神砂已化作大片金光星雨，鋪天蓋地潮涌追來。內中並還夾着許多法寶、飛劍和兩環佛光祥霞，電馳飛到。太乙神雷打個不住，千百丈金光雷火密如雨雹，上下四外一起夾攻。震得天驚海嘯，濁浪排空，精光萬道，上達雲霄。耿鯤做夢也沒有想到，幾個無名後輩竟有如此神通威力。古神鳩吸完內丹，又二次鐵羽橫空，飛撲上來。此時危機一發，耿鯤稍爲疏忽，非但命喪敵手，連元神都許保全不住，不由心膽皆裂，哪裏還敢停留。祇得拼耗元氣，自殘肢體，假裝情急拼命，運用玄功變化，由兩翅上卸下三根長翎，化作三個化身相繼出現，迎敵上前，真身卻在暗中隱形遁去。